

北仑作家文丛·第二辑



忽如远行客

郑孟杰 著

宁波出版社

北仑作家文丛·第二辑

忽如远行客

郑孟杰 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忽如远行客 / 郑孟杰著. — 宁波 : 宁波出版社, 2013.12
(北仑作家文丛. 第2辑)
ISBN 978-7-5526-1433-6

I. ①忽… II. ①郑…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5191 号

忽如远行客

著 者 郑孟杰
封面剪纸 张其培
责任编辑 苗 蓉
装帧设计 金字斋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邮编:315040

网址:<http://www.nbcbs.com>

联系电话:0574-87259609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60千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1433-6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若有倒装缺页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总序

向下扎根 向上生长

袁 侠

双木为林。反之不然，林子里不会只有两棵树。

经过多方努力，《北仑作家文丛·第二辑》一套十五本顺利出版了。依作者年龄大小，依次是——徐宏炳，金锡逊，屠明华，胡嘉成，张仿治，朱建华，戴忠平，石志藏，郑孟杰，凌晓军，傅三峰，韩光智，胡虹，彭素虹，黄海。

还是以树为喻吧，十五个作家，生活、工作在“海濡之地”的北仑，就像大地上抱团成林的树木一样，迎风感受四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向下扎根，说的是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感受着北仑，吸收着时代和北仑这个地域所给予的营养；向上生长，说的是，他们在北仑这块大地上的昂扬姿态，更准确地说，是他们在文字上的耕耘和收获，以及北仑由此呈现的一片勃勃生机。

2009年，《北仑作家文丛·第一辑》出版，时隔四年之后，第二辑以更大规模面世。如此助推，我们主要考虑的，不仅是北仑作家整体水平能

趁势再上一个台阶,更是,借此机会努力创造条件扩大林子的规模。林子大了,生态系统自然更加完善,作家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就更加来劲,树木成材的条件就更加完备。事实上也是,文丛第一辑出版后,对浓厚北仑文学氛围,培养文学人才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这次,第二辑文丛,我们的力度更大,再加上原有的基础,我们相信,北仑作家在宁波文坛乃至浙江文坛、全国文坛将有更加磅礴的气势和更加响亮的声誉。

树多成林,林中有材。十五本书,在内容上各有特色,其中散文是大宗。徐宏炳的《暮霞走笔》,金锡逊的《从近海到远洋》,胡嘉成的《古镇风物》,张仿治的《米饭为什么这样香》,朱建华的《故居》,石志藏的《东篱采菊》,郑孟杰的《忽如远行客》,凌晓军的《茴香》,傅三峰的《听取蛙声一片》,胡虹的《虹色映江南》,彭素虹的《往前赶路》,黄海的《一个人的山水》。散文是“绝大多数”,说明散文这一文体是最自由畅快的文体,也说明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主流之一在当代也有相应的地位和影响。此外,诗歌集有戴忠平的《赤潮》,曲艺作品有屠明华的《小戏小品小乐胃》,书话集有韩光智的《闲读诗书慢著文》。从年龄上讲,有古稀之年的文坛新手——提起笔来抒写大半生的人生感悟,老树生新枝,这是一个趋势,也契合了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重精神生活质量的走向;有正当青壮年的文坛老将——写作早已成为他们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成果上看,他们在文坛上的坚守和热爱,不但提升着写作作为一个专业的品质,也提升了北仑全力跻身全国发达县(市)区“第一方阵”的内在气质。整体检阅,这是一支由十五个彰显生命力的作家组成的一定程度能反映时代精神风貌和港城北仑特质的文学团队。

毋庸讳言,树有高低,人生“年轮”和文学“年轮”也各异,但是,正因高低,正因相异,北仑这块文学之林才显得别具生命的潜能和活力。十五个作家组成的北仑作家文丛第二辑,是北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潮流中一朵亮晶晶的浪花。

树多成林,林中的空气自然清新。由此,我们希望热爱北仑或者喜

爱文学和有志于文学的朋友,不妨到这片林子里来,哪怕是仅仅呼吸一下这里的空气也好!

文学和生活相关相应,向下扎根,文学之树承接地气;向上生长,生活之树四季常青。

(本文作者为北仑区政协副主席、区委统战部部长、区文联主席)

代序

赞美夏天

郑孟杰

一年四季中，夏天是最蓬勃、最灿烂的季节。

春天百花吐艳，万紫千红，只有经过夏天万物竞秀、苍翠欲滴的青葱成长，才能迎来秋天的遍地金黄和丰硕沉实。

泰戈尔《飞鸟集》里有名句“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夏天的鲜花在绽放的一刹那便达到了生命的顶峰，它们在阳光最饱满的季节里完成了对自身的礼赞。生命是如此盛大和完美，如同飞翔、跳跃着的精灵，在纯净的天空中恣意高歌。

湖蓝色的水面，静静地安卧着粉红、乳白、深紫的睡莲。偶尔有青蛙绿色的身影跃入水中，惊起恹恹的红蜻蜓黄蜻蜓。风吹过，池边杨柳微微摇摆，却惹来树梢知了更起劲的聒噪。凝望娇艳的太阳花，你清晰地看见了生命缤纷的密码；聆听婉转鸟鸣和滚滚震雷，你分明感受到生命细腻而又宏大的交响。

飘香的瓜果是这个季节给予人们的慷慨馈赠，无论走进哪一家水果

店,琳琅满目的南北鲜果都使人目不暇接。青翠的时鲜蔬菜被一双双手怜惜地采割上来,又活色生香地呈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人们大快朵颐。

无法躲避的酷暑,使人躁动不安;滚滚热浪,烦恼与人难分难解。一场不期而至的豪雨,雨中即景,以及雨后彩虹,令烦恼烟消云散。骄阳高挂天宇,目不能视、目不敢视,但亲眼看见了日全食的全过程,使人对生命之源有了全新的认识。

原来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太阳所赐予的。

目 录

总序/向下扎根 向上生长……袁侠

代序/赞美夏天……郑孟杰

第一辑 还顾望旧乡

吃水……002

静静的紫石河……005

摇到外婆桥……008

原乡……010

探秘沙溪遗址……013

沧桑瑞岩寺……016

芦江十景……019

吉祥灵峰……025

早春赏樱……029

枫叶的感动……031

第二辑 忽如远行客

百年人生阅沧桑……036

钟表家庭……043

- 大姑插队……048
少年时期的阅读印象……051
怀念消失的母校……054
往日歌声……058
徐丹同学……061
梦想照亮方向……064
过年忆旧……067
年糕的美味……069
“红帮裁缝”的海外杰出代表……072
圆梦中国“芯”……080

第三辑 悠悠涉长道

- 在侗寨做客……088
访哈萨克毡房……091
陕西吃面……094
冀中随想……097
人在烟岚飘渺间……100
在莆田过年……103
闽东看水……106
宁德风味品尝……109
前童：凝固的平静与超越……112
文成山水……115
置身在大海中间……118
东极之旅……122

台湾东海岸……125

第四辑 识曲听其真

激流怒涛颂黄河……130

《梁祝》印象……133

经典民族歌剧中的女性形象……138

丝竹管弦过佳节……143

朴实真挚的新年音乐会……146

来自瑞典的音乐盛宴……148

银幕与舞台相映生辉……151

《蝴蝶夫人》的魅力……154

茉莉香飘《图兰朵》……157

音符绘就的戏剧长卷……160

灵魂的深度……166

仿佛一位老人的人生史……172

宁静的终曲……175

享誉世界的华彩美声……179

又见萧雅……182

名角风采方亚芬……184

东方飞来的“百灵鸟”……187

第一辑
还顾望旧乡

吃 水

振根振根,快吃茶。舅公接过阿娘(奶奶)泡来的新茶,撮圆嘴唇吸了一小口,咂咂嘴品味一会儿,脸上舒展出一朵花说,阿姊阿姊,这水真甜啊,上海吃不到这样好的水,这是天水吗?阿娘说是的,是天水,上海黄浦江的水哪有老家的水好吃。

“天水”是每家每户水缸储存的饮用水。下雨天,雨水顺着屋檐下的水槽落进下面的水缸,雨水带下来屋顶瓦片上的灰土、草梗等,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杂质沉到缸底,水就很清澈了。用小水桶把水舀到放置在厨房的另一个水缸,这缸清水就是全家的饮用水,做饭、烧水都用它。外面院子里的那缸水,一般供日常洗漱。用上自来水之前,靠天吃水,家家户户都是这样储水。

有一段时间没下雨,厨房内、院子里的水都用完了,就要到吃水池挑水喝。吃水池在外钟路“树行”旁边,与芦江河一路相隔,“树行”是供销社的木材商店,仓库、院子堆满木料。吃水池的池壁垒起齐整的石块,四周围着水泥护栏,有一个入口,砌着台阶通到池底。天刚蒙蒙亮人们就出来挑水,池边常常排起长队。精壮汉子挑起满满一担水,神态自若,健步如飞,滴水不洒。有姊妹俩来抬水,大人帮她们在台阶下面打满了水提上来,她们一前一后抬起水桶回家,虽然有点脸红耳赤,走得倒也平稳。有一种水车,是手拉车改制的,车厢类似长方体形状,能够装几十桶水,但很会漏水,因此拉水的走得很快,近乎小跑。水车一般是饭店、

饮食店、二食堂等用水大户的,因为用量大,他们每天必要拉水。

我们从小就被告诫不能往吃水池扔东西,不能弄脏水。偶尔我们调皮往里扔个石子,要被大人呵斥。附近有对婆媳吵架,媳妇扬言要跳河寻死,拉拉扯扯出来,跌跌撞撞奔到吃水池边,挣扎着做张做势,终于没有跳下去,而是绕池一周,舍近求远,冲到河边,往埠头边一跳,水只及腿肚子,倒是水底的污物泛起一大摊。由此可见,镇上人们保护水池的观念深入人心。吃水池也因此很清很清,能够一眼看到水底,水中的鱼一动不动,像是立在池里。夏天,我经常趴在台阶玩小鱼,一趴就是半天,有两次滑进了池里,灌了几大口水,幸运的是正好有大人路过把我捞起,我湿漉漉地回到家,遭阿娘数落。

吃水池毗邻芦江河,犹如儿子依恋母亲,这是当初挖池人刻意设计好的。地下,河水透过一条路的间隔源源不断渗到吃水池,池水面永远与河水面持平。遇到大旱,芦江河露出河底,吃水池也干涸了。这时,居民吃水就要靠分布在全镇的十几口水井了。

打水人站立在井口,一手攥紧长绳的末梢,这长绳一头系牢在打水桶上,另一手松开打水桶,任其自由落体。地下传来沉闷的一声“砰”,是水桶落到水面了。打水人上下提了提长绳,凭手感觉到水桶盛满了水,就双手交替攥牢长绳一鼓作气提水,直到水桶放在井沿才松口气。井水冬暖夏凉,但味道不是很好。打水的过程中,不留神手一滑,长绳没攥牢,水桶就落进井里。捞水桶要用长长的晾衣竹竿,竹竿一头绑紧一个铁钩,因为井下是黑漆漆的,还需有人帮忙打手电筒往深处照,这样才能找到水桶的提环,用铁钩钩住,捞上来。由于水桶落井的情况经常发生,井旁也就矗立着一根这样的带铁钩的晾衣竿,随时备用。

镇上终于通自来水了,水厂建在新曹村附近芦江河上游一个河湾边。我工作后曾有事去过几次水厂,花草繁茂、树荫匝地的厂区里,偌大的水池处理着取自芦江河的水,“哗哗”的水声响彻一片。虽然水质是达标的,说实话,自来水不好喝,有股浓浓的氯气味,特别是水烧开了气味

更浓。记得有一年夏天严重干旱，河面水位低于海平面，穿山碛外的咸潮倒灌进来，自来水有点咸。那个漫长的苦夏，人们对水的情绪既复杂又无奈，祖祖辈辈守着芦江河，吃着芦河水，有什么办法呢？

“谁料想，铁树开花枯枝发芽，竟在今天……”那是2008年清明前夕，白溪水库的水刚刚接入柴桥自来水管网，那天我去阿娘住过的外钟路那边，看望来扫太外公墓的舅公。院子里坐着一位隔壁老阿叔，他捧着摩拭得油光发亮的紫砂壶，小口小口地呷茶，脸色特别的神清气朗。突然他唱响了这句曾经很流行的京剧唱段，接着是一阵哈哈大笑。老阿叔年轻时是个文艺积极分子，吹拉弹唱样样在行。

舅公那天也正好在品茶，他乐得合不拢嘴，眼睛眯成一条缝。舅公八十多了，眼不花耳不聋，只是有点“背”。我对舅公说，舅公，报纸登过了，这水可以生吃的。舅公连连说，可惜阿姊没有吃上这么好的水，可惜阿姊没有吃上这么好的水。

现在我有时还会去外钟路以前住过的地方，后院的水缸还在，水还是那么的清，一眼望得到底，只是缸盖不知去向，水面浮了些细沫。我发现缸肚子里有两个马钉，勉强还能分辨得出，这一定是以前阿爷叫来补缸师傅打上的。小时候，我经常看到补缸师傅夹着布包，走街串巷，吆喝着“补缸——补甃——，补缸——补甃——”

讲司马光砸缸故事时，我带女儿来看过这个水缸。至于吃水池和水井，早已填塞，看不到了。

静静的紫石河

紫石河发源自双石人山，山上流淌下来的千百条小溪在山岬间汇聚、融合，启程向东，一路弯弯曲曲，两岸串联起星罗棋布的村庄，自上游而下，依次是下龙泉、甘溪、大溟、里隘、东六房、高村、前郑、后郑、陈胜。流过陈胜桥后，紫石河汇入了芦江河，最终经穿山硙，东归大海。穿山硙只是在雨季芦江河水溢满的时候才开闸，这时的紫石河会湍急疾奔，途径狭窄的河床，更会汹涌起铁黑色的洄流。在平常，紫石河总是静静的，波澜不惊。

紫石河的河床比较浅，大部分河道更像是沟渎，特别是紫石滩那一段。紫石滩位于东六房与高村之间，水面波光粼粼，水质清澈，水域比较开阔，从东六房此岸到高村彼岸，目测距离应该有两百多米。临近高村那边，河面隆起一块洲汚，上面花木扶疏，绿荫婆娑。紫石滩是我们少年时代的水上乐园。如果夏天持续干旱，紫石河的水位就会下降，紫石滩中央的紫水墩就露出水面，面积大概有六七十平方米左右，我们从这边的河岸下河，可以趟到紫水墩上。在紫水墩打水仗很过瘾，弯腰捧起泥浆恣意互掷，水花漫天，泥点乱飞，光溜溜的少年人影幢幢，这天然真趣的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有几年夏天台风频频光顾，几阵暴雨过后，紫石河水满满的，我们游泳游到紫水墩，站在墩上，水位也只及颈部或者胸部。

过紫水滩，就是两个莲叶墩。小莲叶墩上曾经有紫荆庙。早年，柴桥

的三户开埠大姓曹氏、胡氏、郑氏为感念王安石疏浚芦江河、兴建穿山硙的政绩，联合建造了紫荆庙，里面供奉王安石塑像。后来塑像被毁，红墙飞檐颓倚，庙宇则改成粮库。每逢农忙季节，四面八方的农民肩挑背拉，把刚刚收割的稻谷运到粮站。开秤、过磅、晒谷……每天总是从天刚蒙蒙亮，忙到繁星密布。现在粮站解散了，古老的建筑里又搬进很多私人小企业，还有的房间用作仓库，那里又是另一番机器轰鸣的忙碌景象。

莲叶墩附近河岸曲折，水色浑浊，水势有点复杂，小时候长辈嘱咐我们不要到那里去游泳。近河岸水中长满芦苇，风吹过，细长低垂的芦叶沙沙作响，十分动听。乡贤虞景璜先生是清光绪年间举人，著有多种诗文集，一组《芦江十景》选取芦江河从源头到入海的十个值得称道的景点，其中的第六景《紫石回澜》描写的就是莲叶墩那里的景色：“长桥高障水横喷，莲叶墩前色半浑。两岸峰回收水势，浪化足就碧芦根。”长桥，一头连着河岸，一头连着小莲叶墩。大莲叶墩以前孤立河中，有牵渡，上面建有我们的郑氏宗祠，后来祠堂被改成厂房，疏水阀厂、衬衫厂等当时紫石乡一些效益比较好的乡镇企业都在那里。

紫色，高贵的颜色；紫石，附近山上确有紫色的石块；“紫石”这个地名，意寓祥瑞、福祉，我喜爱这个地名。

有一年夏天早晨，我跟随邻居一位同宗兄弟，从紫水滩出发，沿河岸作一次溯源。他一路紧盯着脚下的河滩，不时弯腰捡拾蚬螺、河蚌、河蛭子等，而我东张西望，这里拾起一片青花瓷，那里捡起一块卵石，遇到河边一个凉亭，还进去仔细看了很久。那一次我们走了很远，直到人迹罕至处才折回。中午到家，他的小木桶里河鲜满满的，应有尽有，我的却很少，干脆把我的全倒给了他。他马上分拣清理，去镇上摆摊卖掉。他家世代务农，从小他就会很多农活，直到现在他还是以勤劳、孝顺出名。

老家离紫石河不远，老家的房子很旧很旧了，在周围一排排新盖起的楼房包围下，显得十分局促。由于牵涉很多手续上的问题，老屋至今